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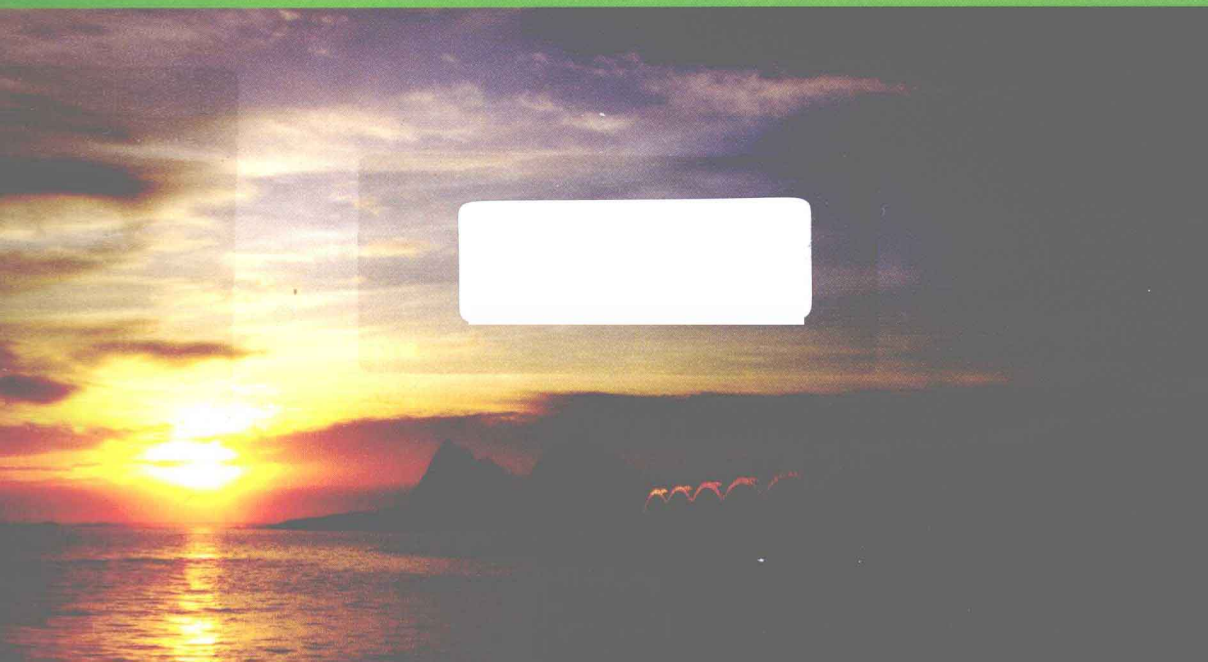
利泽在 天边

叙说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些怀旧故事，
有细腻的人文风情和美丽的江边风景。

Lize zai
tianbian

陈俊瑜
陈俊瑜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利泽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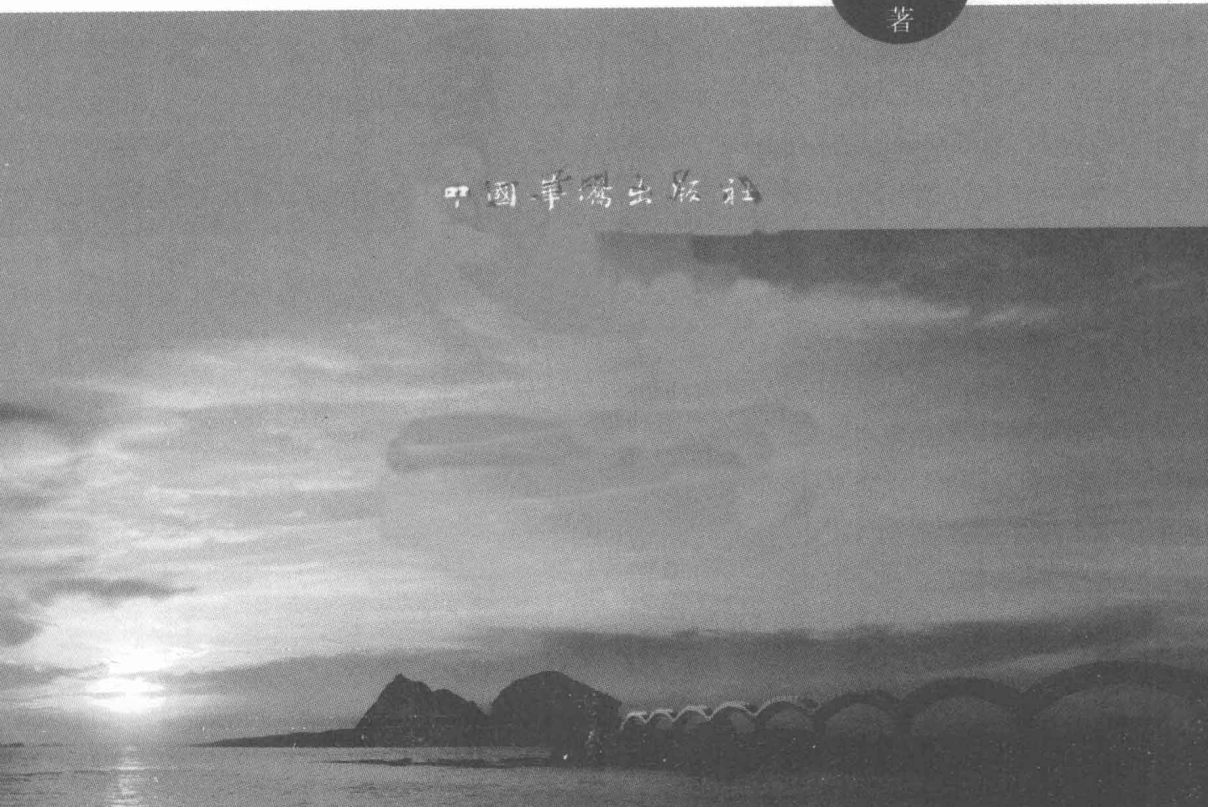
天边

叙说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些怀旧故事，
有细腻的人文风情和美丽的江边风景。

Lize zai
tianbian

陈 静瑜
陈 俊瑜
陈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利泽在天边/陈静, 陈俊瑜 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13 - 2728 - 4

I. ①利… II. ①陈…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5064 号

利泽在天边

著 者/陈静 陈俊瑜

出 版 人/方鸣

责任编辑/王亚丹

封面设计/博凯设计·梁宇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30mm 1/16 印张/15.25 字数/136 千字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3 - 2728 - 4

定 价/2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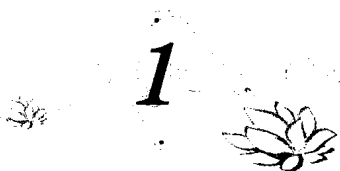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思 凡	1
断 桥	45
化 蝶	77
惊 梦	101
落红亭	137
天堂在哪里	191
满天星斗	221
遥远的火光	231

思 凡



嘉陵江，缓缓流过利泽，她以优美动人的姿容为利泽描绘着永恒的动态画。早上，轻雾中那是画家着意点染的水墨山水；中午，阳光下她又是一条闪光的钻石链子；傍晚，落日的余晖洒满江面，那是诗人的境界；星光下，她又神秘而美好。

怀念那久违的亲切的乡音。阔别 20 年，我做梦都想回到我的利泽小镇。

一进场镇就看见利泽的标志：虾子坂。虾子坂是一个小岛，在嘉陵江与她的支流小溪之间。但那小溪几步就能走过。利泽流传的一句话是：“虾子坂封丫，利泽搬家。”这座小岛以它绝对重要的位置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在涨水的日子。那些让人揪心的日子，人们总是齐聚虾子坂前，半是祈祷半是幽默地反复念叨这句箴言。虾子坂是不会被全淹的，它一旦被淹没，利泽镇就只有搬家。而安土重迁的人们是不愿离开自己的故乡的。据历史记载，这样的搬迁只有两次。

石板铺就的小街，分上场、中场、下场，还有一条旁逸斜出的横街。当地很多白字先生念着“黄街”。上场，娴静幽雅的古庙小学，孤傲地在街头迎接来客，学校的对面是一家铁厂，赤膊的铁匠用赋有音乐节奏的叮当声为琅琅书声作最和谐的伴奏，小学生一下课就喜欢跑去看打铁，烧红的铁在铁匠的锤打下飞溅出让孩子又爱又怕的火花，彪悍的铁匠拿巨大的夹子把打过的铁块一下子放进冷水里，哧哧冒出的白气也

思
凡

让孩子们惊奇。“打铁真是最了不起了，我们长大后就去打铁！”许多围观孩子都有这样的盼望。

供销社占地广阔，布匹门市、百货门市、副食门市、书店、收购门市、生资门市、食店、肥料仓库占据了整整半条街，我妈妈那时就在布匹门市上班。供销社正门对面是酱芽厂，全区的酱油麸醋豆瓣酱都在这里批发。还卖豆芽，用非常干净的水生豆芽，沾不得半点不洁，否则豆芽要烂的。黄豆芽根根挺直，绿豆芽丝丝晶莹，煎炒凉拌煮汤都很香。酱芽厂旁边还有茧站、糖厂、榨油厂，一字排开，都背靠关山。

关山，是“关门”的“关”，还是“当官”的“官”，还是“棺材”的“棺”，没人说得清。仿佛都有理由。我习惯写成“关山”，觉得有气势，因为它从学校一直绵延到中场的榨油厂。

中场，最让人神往的地方是一间大瓦房，电影院、剧场和会场三位一体，里面是一排排长条石的凳子。不开灯的时候，里面很黑；放电影或演戏的时候就灯火辉煌。对面的区公所或公社反正改来换去都是政府所在地。那是解放前本地最富的大地主荆家的大院。古色古香的庭院，高大的直挺的银杏树，森严的天井。那是我们唯一不敢大声喧哗的地方。

中场的住家比较集中。多是些贫寒人家。但是，小镇的设计者别具匠心，北街几乎家家打开后门都可以直接走到溪边。大自然用她无比温情的怀抱搂着小镇。顺着小镇是一条蜿蜒流入大河的小溪，从横街到下场到虾子坂。

下场，场尾的下桥和桥两头的黄桷树，以及桥的几级石梯被编进了孩子唱的顺口溜中：“上三步，下三步，一头一根黄桷树。”那时候孩子的童谣极其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唐僧骑马咚那个咚，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猪八戒长得胖，后面跟着个沙和尚，沙和尚挑着镲，后面跟着个老妖婆，老妖婆，真正坏，骗过唐僧和八戒，唐僧八戒上了当，多亏孙悟空眼睛亮，眼睛亮，冒金光，妖魔鬼怪一扫光。”这是我们孩子的童谣，顶真回环很难记忆。我们当小孩时真的很快活，简单的快活。

还有横街，横街是最特别的。在中场和下场分界处。医院在横街街口。横街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酒厂，酒香飘过，醉透一天残云。横街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潘家院子和屋后的竹林，还有小溪；特别是1975年那一场大火。我记得那冲天的火光，那呼救的凄厉尖叫。那时没有消防队，房子燃起来，有人看见青烟直冒，就大喊：“救火——救火——”被烧的是我们的同学黄鹬的家，我看见她妈妈哭昏倒了。房子被焚泼倒了，被人们拆垮了，可怜的大肥猪也烧死了。哭天号地的黄鹬一家人眼睁睁看着家变没了，变成一堆黑灰。她爸爸被人一次次掐人中救醒，一次次扑向火中。我被那惨烈的场面震惊了，那熊熊的大火把一次人生的悲剧直观地教给了我。

如果说利泽把朴素、善良、勤劳的印象留给了我，她还给过我神秘美好。因为爸爸还喜欢给我讲利泽的有趣传说，听他讲传说，我把程子谋（你们很快就会认识他，并且忘不了他），还有我的那些小朋友，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利泽竟有那么丰富的传说。

光是关于仙人的地名就有四个。仙人荡、仙人桥、仙人渡、仙人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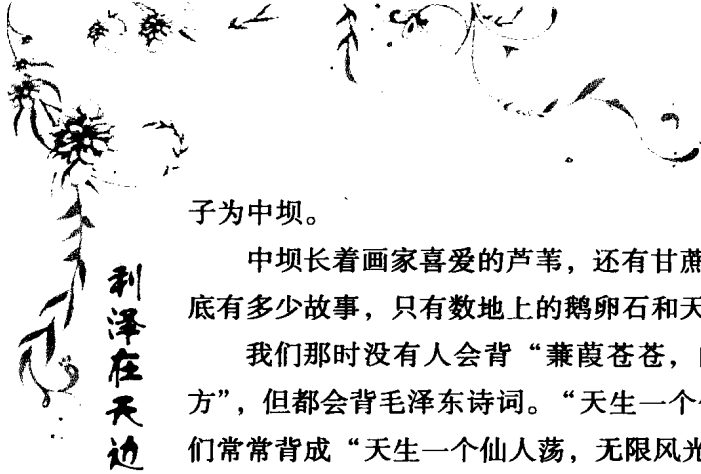
牛郎织女相会的仙人荡，仙人荡对面凤凰山下的鸭子桥，充满一连串神奇。鸭子桥本来有一公一母两只金鸭子，可惜被盗宝的外国人盗走了一只。所以，现在踩上去就没有声音了，从前是有嘎嘎的鸭子叫的。仙人岩上的镜子石更神奇了。本来是一块光滑平整的石板，竖在山上，哪知突然来了许多的金蜘蛛，在上面吐丝结网，很快，一面镜子出现了，太阳照耀下，那凝在蜘蛛网上的露珠颗颗都变成了珍珠，密密麻麻的蛛网变成了金线！镜子石闪闪发光，照得见里面来来往往的神仙！仙人桥是七仙女遗留下的木梳。仙人渡至今尤保存着一方棋坪，那是神仙等渡船时留下的，那深深的裂痕似乎还刻录着神仙的丰姿。

那传说滋养着利泽人。能听那样的传说，能置身那样的想象空间，我的童年不至于太单调。

利泽最美丽的嘉陵江，我们却叫河，而且称河边的一大片鹅卵石坝

思
凡





子为中坝。

中坝长着画家喜爱的芦苇，还有甘蔗，这些美丽朦胧的青纱帐中到底有多少故事，只有数地上的鹅卵石和天上的星星了。

我们那时没有人会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但都会背毛泽东诗词。“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常常背成“天生一个仙人荡，无限风光在险峰”。

中坝之中，有一处胜地，就是仙人荡。

仙人荡的水清、静、幽、凉，镇上稍微有点架子的人比如供销社、医院和区公所等单位上的人，都爱到这里。即使不下水游泳，洗洗脚也很舒服啊。这水有种神秘的吸引力，大人们附会说这里就是织女洗澡的地方，牛郎就是从这里偷了她的衣服，她才嫁给他的。我们将信将疑，信，是抬头可见的漫天星斗，它们早就把无数动人的传说深深刻进我们的心间；疑，是低头可见的小小水荡，双脚搅动出无数细细的涟漪，可能吗？这个地方？我们怎么从来没遇见神仙？

哦，我还忘了介绍我们利泽镇的名人。我想，名人就是大家都认识的人。比如程子谋。利泽的名人有哪些呢？熊所长肯定是，他到底是什么所长，我不清楚。但是，我记得他那孔武有力杀气腾腾的样子，一天到晚背着他的盒子枪，让人害怕。我们看到过他抓人。他那么威严，那么有杀气，谁不怕他呢？那次我看到的好像是个虐待老人的儿子，被他推来搡去，毫无还手之力，还直发抖。一打听，原来，那么大个人了，没有办法活下去，就想到监狱去白吃那一天8两饭。我看见过他麻木痴呆的表情，很难相信，他的妈妈竟同意他用大木头打她自己！这是怎样的苦肉计呢？那年月，穷得只剩下本能了。孝悌算什么？活着才是最要紧的事。再后来，我看到所长去抓人，也无动于衷了。不是偷盗就是杀人，反正也是穷极生变。比如，有个犯人，脖子上挂了很大一块木牌，写着“私杀生猪”，为了给生命垂危的老父亲吃一顿肉，让他放心离去，儿子竟犯了大罪！这又是怎样颠来倒去的制裁啊！不能理解。

区长就不必说了，谁敢不知道他呢？他是这个区的区长啊。还有黄埔军校的老军人“黄先生”；老中医钟成（人称钟神医）也要算，他治

好的病人实在太多了，什么“起死回生”，什么“杏林高手”，什么“悬壶济世”挂了一屋。他留给我的最深印象，说来好笑，不是他的医术高明，而是他的能吃。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过年前生病了，妈妈请他出来出诊，他看了脉开了药方之后，妈妈请他吃汤圆，你猜他吃了多少？整整20个大汤圆，那够我们全家吃一顿。不过，他的药不苦，我吃一剂就好了。钟神医的弟弟是“中将”，负责给华华寺打钟，弟媳是“市长”，负责华华寺的清洁和伙食，本来应该叫“寺长”，我们的语言不分平舌卷舌，所以也就成了“市长”，侄女是“侦察兵”负责斟茶倒水。也相当有名哟。

我的列车员爸爸算不算名人呢？他是利泽少数几个见识过大城市的人。但是，他回来的时间不多，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认识他。

还有一个人，听别的大人说，来利泽不看看她就算白来。她就是妈妈特别不喜欢的玉露。

玉露是荆家的人。在利泽说到荆家，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是个很富贵的大家族。可是大地主荆晚解放前就被镇压了，如今只剩下他儿子荆园和已经改作政府的那个大院子。听人说玉露是荆晚的小妾，但是，她很会见机行事，运动前她就跑出了荆家，投奔共产党了。后来被共产党的人塑成典型，所以，她就很拽，走到哪里都是翻身农奴的样子。不过，她漂亮，那双迷人的丹凤眼不知让多少人沉醉。她还是我们学校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因为她会跳舞会作报告。她待人特别和气，跟谁都亲热，说话又好听，如果不是妈妈不喜欢她，我都会忍不住喜欢上她。

我知道妈妈不喜欢玉露，但是爸爸却表扬过玉露声音好听。他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四川人说话’，但是，玉露的声音例外，听起来糯叽叽的，安逸！”

玉露比我妈妈年龄大，但是，看上去却那样年轻漂亮，她那娇媚的声音，让男人立即高大起来，必须去保护她。每天，玉露陪她的干女儿念妮上班了，对面裁缝店的张翘壳就会殷勤地打招呼，一张脸都笑烂了：“玉露，吃饭没有？”玉露就在街对面娇滴滴地说：“张师傅——你请——我嘛。”张翘壳就高兴得像个孩子：“要——得——”玉露又说：

思
凡

“一定哟——”她每句话都要拖一拖，像没有力气样，可能真的没有吃早饭。他们说话的时候，别的人都在忙着做清洁，所以，张翘壳的妹妹就要吼了：“过去嘛，口水滴答的，烦死了。”张翘壳就一笑，不住声了。街对面的也把喳喳扫完了，直起身说：“郎凯^①哑巴了哇，请吃饭啥，我们都没有吃。”店内店外充满了笑声，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张翘壳也算一个大名鼎鼎的人。他的手艺远近闻名。就是有一点，他的架子大，请他做衣服，必须叫他张师傅，如果叫了张翘壳，那就惨了，不是你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就是你的裤脚太大，总之，你必须让他再改，而这时候就该他酸酸你了，他和气地为你再比再量，气得你没办法。

爸爸很喜欢张翘壳，总说他聪明，他把袖子做长点，剪了就是；把裤脚做大点，再收些就好了，他不会真的把袖子做短再来加长，把领子做大再来改小，或者把衣服做短再来加长，因为那样就只好办了。他只是开玩笑而已。爸爸这样一解释，我觉得果然是这样。所以，也比较喜欢张翘壳了。

其他还有王砂罐、李坛子、刘棉花、水豆芽等，都因职业而闻名。

还有邮局的马驼子。他负责送信，每天都看得到他抱着一包信走在利泽街上，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小孩子看见他就会叫“马驼子，驼子马”，他总是摇摇头，晃动着手里的信，威胁地作出要打人的样子，孩子们就一哄而散。马驼子的故事传得最好玩的就是“无头鬼公案”。

据说有一天马驼子晚上起夜较多，夜壶装满了，他只好清晨冒着寒冷出去倒尿，也好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刚一出门，就消失在薄雾中。偏偏这时有个老表来找他，那人远远地站在雾里只看见一个无头鬼，手上提着一颗人头，还在一滴一滴地滴血哪。老表吓出一身冷汗，话都不会说了，只能站在原地发呆。不久那无头鬼竟然又出现了，还走进了马驼子的家，推门就进去了！老表以为马驼子死定了，就哑着嗓子喊起来：救命！救命！马驼子刚一进屋，还没有暖和过来，就听见叫救命，赶紧

① 怎么回事或为什么

冲出去，没有站稳扑在老表身上，差点没把老表吓死。陆陆续续起早的人们看见马驼子和他老表都在屋门口喘气，搞明白后笑得要死，于是，无头鬼的故事传了开去。

在利泽最神秘的大概是算命的徐瞎子。他爷爷和爸爸都叫徐瞎子，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精通阴阳历算。他继承祖业，还发扬光大，因为他跟着钟神医学医，会治跌打损伤。

徐瞎子整那个红卫兵头头的故事被很多人暗暗传扬。

张卫红本来叫张德贵，他自己改名张卫红，他说他要保卫红色江山。一米八几的个头，黑黑的脸膛一双圆圆的眼，他似乎应该叫张飞。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叫他的。

当张卫红带着一帮红卫兵要去砸徐瞎子的家时，后面跟着好些看热闹的人，张卫红的妈妈也跟在后面，她心里充满了担忧，没有人可以去惹神仙的。她想，儿子不听劝，关键时刻只好自己去救他了，谁让他是张家的独儿呢？

徐瞎子听到外面的吵嚷却无动于衷。他觉得这个时候正好弄他的玄虚。

“站住，再走三步就有危险了！”徐瞎子突然一声断喝。

所有人都停止不前了，包括张卫红。

张妈妈已经急出一头冷汗，她在茫然地往前走。她一心只想看儿子。

“老神仙，你莫伤我的儿子。”她突然跪倒大天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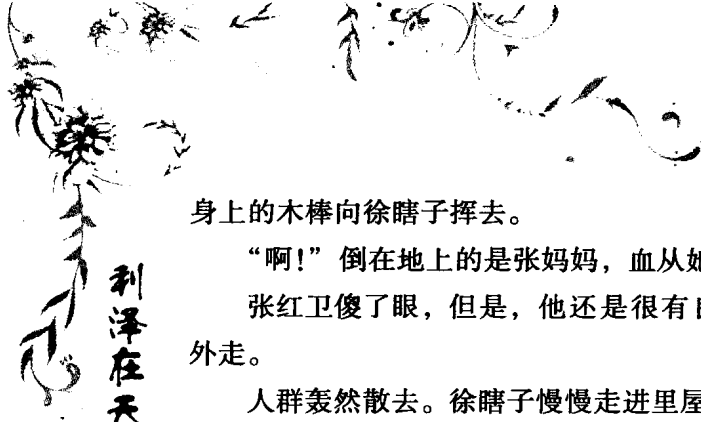
“遭天打的！还不快点回去啊！”一个老头在悄悄指点跟着的几个年轻人。

“徐瞎子！不许乱说乱动，我们今天要来革你的命，抄你的家！”张卫红黑黑的脸上看不出害怕，他突然这么一吼，把那些想要退却的跟班吓得发抖。

“小娃儿，你快去扶你妈妈起来。她一个时辰内就要出事了。”徐瞎子也不甘示弱。

“呸！死瞎子还乱说，我打死你。”张卫红拿出不知什么时候藏在

思
凡



身上的木棒向徐瞎子挥去。

“啊！”倒在地上的是张妈妈，血从她头上流出。

张卫红傻了眼，但是，他还是很有良心，扔了木棒抱起他妈就往外走。

人群轰然散去。徐瞎子慢慢走进里屋。

不服气的张卫红在安顿了妈妈后又带着人气势汹汹地来找徐瞎子算帐了。他要挟那些跟他的人，如果不听就开除红卫兵。没有办法，那群傻小子只好勉为其难，其实，他们心里可怕徐瞎子了，因为从小就听说徐瞎子能够预知人的生死。有个小子边走边想溜号，张卫红很生气，骂他是胆小鬼。那小子就嘟囔：“你自己去啊。要遭雷打。我妈说的。”

也奇怪，本来就阴沉的天更加昏暗了。风也大起来，老天偏偏和张卫红作对，下起了瓢泼大雨。可是张卫红是不会退缩的。革命小将怎么能够退缩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徐瞎子的天井有很多青苔，下雨天很滑。

张卫红还没冲近徐瞎子就摔倒在地，狼狈不堪。

他摔得很严重，脚断了。

徐瞎子让他过了七七四十九天才下床。那番话是他在“看”那几个后生搬走张卫红时轻声说出的。

张卫红在家骂骂咧咧。度日如年，还要听他妈妈反复唠叨，神仙是不能够亵渎的。他觉得妈妈简直太封建了，必须得好好地改造。如果她不是妈妈，简直就该立即送学习班。他之所以舍不得妈妈走开，是妈妈要每天照顾他，甚至包括拉屎拉尿。他看妈妈每天给他倒尿壶，心里很过意不去。熬了半个月，他无论如何要下地，妈妈不注意他就翻身下床，结果又摔倒在地。重新打上石膏后他更恨徐瞎子了。

一个月后，他能站起来了。

他决定要去报复徐瞎子，关键的是他没乖乖地在家躺四十九天。我就不信邪！我只躺了三十天，照样活蹦乱跳。

他还是很小心地，走出门，感觉自己的脚稳稳地落在地面上，没有什么不舒服。

可是天又下起了雨。老天真是有意和张卫红作对。

下了三天的雨。这三天张卫红在家把徐瞎子骂了个够。

第四十八天天一晴他就走到徐瞎子那里，徐瞎子没在家，据说是去采草药去了。说是治断腿的草药。

张红卫在打砸了徐瞎子的家后，洋洋得意，没有想到出门时被门槛绊倒——他的脚又断了。

他终于明白他妈说的宿命了。后来人家徐瞎子给他送去草药，他的腿慢慢地好了。腿好后他像变了个人，对徐瞎子恭恭敬敬地，还经常到徐瞎子家去，给他送东西孝敬他，也算是知恩图报吧。

再也没有红卫兵动徐瞎子的脑筋。

传说也罢，真实也罢，这就是我的利泽。1981年，我离开她。

还是在清朝末年，我们利泽就有很多戏班子，早年最出名的有“乳燕飞”和“雅梅”两个，后来就是荆老爷的“醉箫”戏班，轰动一方。川剧以它独有的魅力影响着利泽人，很多人都会哼一两句川剧，唱戏的传统深入到农村，更不用说镇上了。即使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还是保留着唱川剧的习惯。实在禁止得厉害的那些年，就在死人的时候唱“玩意儿”。我们耳濡目染，听了好多折子戏。印象里剧团团长爱唱黑脸包公，王砂罐爱反串唱王宝钏，还有我们家隔壁院子的那个最爱唱“五台会兄”，还唱过门，他一唱我们就觉得难受，那沙哑的声音太沧桑。

后来流行革命现代京剧，八个样板戏深入人心，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唱《红灯记》里铁梅的选段“我有一颗红亮的心”，我的姨妈爱唱《智取威虎山》里的常保，“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那真是字正腔圆。我妈妈爱唱《沙家浜》里的“智斗”，阿庆嫂那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唱得是荡气回肠。

利泽人还爱白居易的诗歌，因为荆老爷曾经给全镇的人印发了白居易诗歌选。人人都会那么一两句。买菜的都会说“卖菜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有喝醉酒的在那里大吼“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

在一身！”人们就笑他想入非非，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模样，还想“后宫佳丽三千人”！镇上还没有上学的孩子在家里的就会朗朗上口地背诵“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和“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黄先生最爱吟诵的是《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我的家在上场，紧邻小学校。我只需在预备铃响之后疾步到校，比别人可以多睡懒觉。但是我自己没有睡懒觉的习惯，我经常在妈妈起床后就轻手轻脚地起床，然后溜烟跑到虾子坂去。早上是没有人到关山去的，因为怕鬼。也许关山是埋死人的地方；尽管长着许多庄稼，白天也是我们孩子的乐园，但是，一早一晚，是没有人去的。早上到虾子坂就不同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可以乱跳乱闹，还可以采一种用水就可以泡活的紫蓝色小花。只有采花时，我才像个小姑娘，其余时间我就简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浑小子了。我们漫山遍野地跑，玩着大人想也想不出的恶作剧，并乐此不疲。

那天我又去采花，准备用这些花去贿赂同班的小姑娘珠珠，我总是喊她“猪儿”，兴致好的时候叫她“珠儿”。她的爸爸是铁匠冬生，为她打了一把好看的小铁铲，而我只有一把很旧的破铲子，我很想她能换给我。我采得比平时用心，选了颜色最好的，采了一大束。我正准备离开，听到一阵唧唧呀呀的歌声。我转过去一看，原来是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程子谋。

他总是自己说自己是女的，常年穿一件宽大的军装，他的裤子是侧边扣的，就像女的。一顶草帽遮住了他浓密的秀发。他走路的姿势与众不同，一扭一扭的。全镇的大人都爱议论他，说他是我们镇的怪物。平时他总是沉默寡言的，他只喜欢和我们几个小孩子玩，我们呢，不过想哄他的糖吃，也奇怪，为什么他总有水果糖，而我们家只有过节才有？他老用水果糖招待我们，我们也就不好意思不听他唱戏了。他总是在他的小屋里唱那些我们听不懂的戏。我还记得我们听过《御河桥》《别洞

思
凡